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員學士李善注

論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

翰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布峨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既見其論抵凡於地終身恨之善注同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銑曰

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善曰此假言也為是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此

之問向曰奚何也善曰奚何也何故客曰夫草蟲鳴則

阜螽終躍離虎嘯而清風起濟曰草蟲鳴阜螽超躍而

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離虎虎文如離畫善曰欲明交道

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趨趨阜螽鄭玄曰草蟲

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離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曰

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

網因緼於相感霧涌雲蒸嘒鳴相召星流電激

良曰網緼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嘒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

星流電激言相應之速也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

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

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

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

國子子產也悲為無知己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感共之善曰此明良朋

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

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

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

知我也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芷道協善本膠

漆志婉孌轉力於填篴秩移切銑曰琴瑟填篴皆樂器其聲

郁茂盛貌婉孌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填篴其芬如蘭

道合膠漆則志順填篴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漚鬱酷烈

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

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

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

曰婉孌董公填篴已見鸚鵡賦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

于盃書玉謀鏤而刻鐘鼎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

之書盤盃器也衡山有玉璧禹所刻文名玉謀古人有善事則銘鏤

於其上以記之也善曰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大公

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

墨子曰琢之盤盃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

若乃匠人

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濟曰匠石見巧

土匠石運斤成風聲以斲之至盡而鼻不傷後巧漫者死匠石為之

輟斤矣伯牙鼓琴意在於水鍾子期聽之曰湯湯乎其若流波也後

以還卷之五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鍾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正引曲也善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墜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墁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床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

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良曰范式與張邵為友邵卒乃夢於式曰吾以某日死子豈能

相及式乃服友服而以赴之將窆而柩不進毋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毋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訣遂自執紼引柩車乃前款款誠也尹敏與班彪友善每相見書即至暝夜即逢曙陶陶和樂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塋將窆而柩不進其毋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毋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家次脩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暝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

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衆多貌言交道多塗雖巧於歷數及心

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待中也而朱益州

汨

骨

彝敘粵謨訓捶

支

直切絕交游以黔首以

鷹鷗娘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銑曰汨亂彝常

也粵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鷹鷗驚鳥豺虎攫獸喻貪而無親媿此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常敘越謨訓蒙客自謂也客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善曰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彝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昭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遊莫救視鷹鷗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鷗之逐鳥雀爾雅曰媿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曰蒙竊惑焉已見七命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主

人听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逢燥濕

變響張羅沮將澤不覩鴻鴈雲飛向曰听笑貌循絃

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

也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醜則昌言交絕今

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

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

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

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馬王曰不可夫時有燥

濕弦有緩急微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

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政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鷓鴣

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

蓋聖人握金鏡聞

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汗

隆濟曰握持也金鏡喻明道

人持明道開風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蠖亦隨時降殺也而況交道乎

善曰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蠖之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

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雖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

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

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蠖屈已見潘正

叔贈王元況詩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汗鄭玄曰

汗猶殺也日月聯璧贊疊疊亡之引致雲飛雷善本薄

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

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良曰日月

平時疊疊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雷薄謂喪亂也棣華反而後合喻權

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

於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玄珠

喻道赤水假名睿聖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言以成絕

仁義琢磨道德歡

善本作驩字

其愉樂恆其陵夷

翰曰組綬類也

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也愉樂也恆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歡感同也善曰此言良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感慶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

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

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渝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

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遇讀不可逢也善曰良朋欵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江湖

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郭象曰名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辯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

素也萬古一遇 逮叔世民訛狙七詐颺起谿谷不能

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

之末向曰逮及也叔世謂末年也訛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

颺起喻疾也毛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交多詐偽愈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

損友之道也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毛詩曰臣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

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雷激並起而救之

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

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士之變戾聖賢

亦不能開愚天之違惑葛藟集曰龔以毛羽之身 於是素交盡

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鷩雷駭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鷩

如水之淡也善曰毛詩曰吐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然善本有則字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 言其略有五

術焉良曰源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

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善曰廣雅曰較明也 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韓詩曰報我不術

薛君曰術法也 石顯梁冀

憲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壓猶重也泛言利交之中有重  
於此者 善曰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  
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 雕刻百工鑪捶 靡萬物  
恣日積寶憲已見范曄官者論

吐漱興雲雨呼噏 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

海豐其燠灼 銑曰離刻鑪捶喻造化也興雲雨謂恩澤也下霜  
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吸之間

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威風之盛也登豐謂懼燠灼猶威也  
善曰覆載天地刻離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

之志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顛莊子音義曰捶  
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

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登懼也夏侯湛東方朔書贊曰仿  
佛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豐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

燠灼四方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騫雞人始唱鶴  
震耀都鄙

蓋成陰高門日開流水接軫 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  
人如星奔川騫望影聽響

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  
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 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

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  
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吉之時鄭玄曰象

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高兒已見辯命論范  
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

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踵墮 許惟切善  
本作隳字 膽抽腸約同要離

焚妻子誓佞 荆卿湛 宗族 是日勢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交其流一也 濟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毀抽拔也言盡心也要離  
物曰佞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秦王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

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 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於踵趙  
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臆肝膽李顛詩曰焦脾枯肝抽

腸裂膈鄒陽上書曰荆軻沈七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富  
賜裂膈鄒陽上書曰荆軻沈七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富

將 善本作 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

平原而聯騎居里閤 而鳴鍾 良曰將等擅專也陶朱  
公白圭程鄭羅褒皆貲

至巨萬鄧通者文帝寵之賜銅山令得鑄錢鄧氏之錢布於天下郭  
況家多金寶時人謂之金穴漢時濁氏以賣脯連騎張氏以馬醫鳴

鍾閉里門也 善曰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  
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褒嘗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  
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橋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

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為金  
允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開 則有窮

巷之賓繩樞之子善本作異宵燭之末光邀潤屋

之微澤魚貫鳧躍馳沓鱗萃分鴈鴛之稻梁露

玉笋之餘瀝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異幸也甘茂謂蘇代曰

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

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鳥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鴈鴛有餘粟

孽爵也謂富家之門如鳧之踊躍馳沓鱗萃言多也求其養鴈之粟

殘餘之瀝者言少也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

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

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夜女子乎夫江上之夜女有家貧而無燭者

夜女相與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夜女曰妾以無燭之故當

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夜女相與留之今臣弃逐於秦

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

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出自蒯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

瞥見鳧藻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馳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

子曰君鴈鴛有餘粟韓詩外傳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

君稻梁說文曰笋玉笋也史記淳于銜恩遇進款誠善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銑曰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堅

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賄

謂財貨也善曰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

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恩致款誠禮記曰其人在也

如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惟誠歲寒功標松竹陸大夫謙

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

善本作揜紳羨其登仙向曰陸賈拜太中大夫謙喜謂酣樂也西都

郭泰博通墳籍游於東都人偷欽之後將歸揜紳士子送之與李膺

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登仙矣羨願也善曰漢書曰高祖拜陸

賈為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公卿間名

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

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

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為

危言要論東加以頌將頌涕唾流沫黃

國洛陽也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濟曰蔡澤頌頌頌涕唾流

沫西揖疆秦之相而奪其位

文選卷之五



時也。頤，醜貌。頤，頤也。頤，臯也。莊子曰：惠施六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言辯者以此為劇談也。王褒為碧雞頌，頌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何以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而某也。

**敘濕燠** 善本作 **則寒**

**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 良曰：溫煖也。嚴，苦也。急也。飛沈，喻高下也。昔鄒衍在燕有寒谷不生草木，衍吹律，溫氣至而生。今名黍谷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迴顧言語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燠，煖也。郁與燠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口急也。張外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

**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迨於雲閣攀其鱗翼** 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於是 **有弱冠王孫綺紉公**

**其餘論附駟** 子 **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

**曰談交其流三也** 翰曰：王平林公子相推敬，辭也。綺紉，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適美也。鱗龍也。翼鳳也。喻攀附也。巧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自傳，通附辯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是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善曰：弱冠已見辯士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三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紉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適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牛馬也。張敞集曰：倉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

**陽舒陰慘生民**

**大情憂合歡** 善本作 **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

**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 善本作 **鳴哀向曰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煦以沫似相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矣是夏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善曰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

文選卷之五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之

盛典濟曰太宰豁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丞宴問子

者乎同病者相憐谷風詩刺朋友失道云將恐將懼實子于懷實致

也善曰吳越春秋曰伯豁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

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豁乎子胥曰吾之怨與豁同子聞河

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鷺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

復俱流誰不愛其所斯則斷金苗於湫子隘列頸起於

近悲其所鄉者乎苦蓋胡臘切良曰朋友之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勿割也勿

苦蓋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子之宅湫隘囂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宣子

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是以伍負濯漑於宰豁補張正撫

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翰曰伍負子胥也濯漑

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謂

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交謂宰豁厄楚奔吳陳張困

秦立趙也善曰言宰豁由伍負濯漑而榮顯豁既貴而諧負陳餘

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

說文曰濯浼也毛萇詩曰漑灌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糜之好音

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廬

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吳亦

以豁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

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

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

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喜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

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譏子胥王乃

二五五

一八

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

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銑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

趨走之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絲量氣之贏細若勢輕

氣微雖行如顏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云重也龍翰鳳雛喻君

子蘭薰雪白喻芳潔善曰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騫之所廢

無不操權衡秉纖續衡所以揣初其輕重

倫字善本作馳騫之倫俗字澆薄之俗

善本作

倫字

善本作

善本作

二五五

一八

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貢織纊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纊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習穀齒襄陽記曰舊日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錯揚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舒向金玉蘭芬也葛龔薦郝彦文曰雪白冰折嗽然曜世也

**淵海卿雲黼黻河漢**  
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黼黻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縞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互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采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告曰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濟曰雖有顏荆曾之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堯薄之人見之如游塵土梗莫肯以半豆一毛而濟之土梗謂解所土人木人也菽豆也善曰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大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楊會司馬誄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真王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揚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也

**若衡重錙銖續微**

**影撇**  
雖共工之蒐隱驩堯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  
良曰錙銖輕也影撇續飛良喻微有氣勢惡之行驩堯帝鴻氏之子為掩義隱賊之行荆楚也莊躡為盜跋扈於南楚巨大猾亂也盜跖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名善曰錙銖已見沈約彈曹景宗文侯瑾箏賦曰微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諸庸回伏讒蒐隱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奸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堯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躡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盱跋扈東陵盜跖也已見任昉玉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疊躡其略切

**為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  
便辟婢導其誠翰曰匍匐伏行透迤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按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堯莊躡盜跖之徒亦為之盡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貌便辟曲諂貌導引也謂作柔弱之貌引誠心於勢人也善曰說文曰透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透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杖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

**便辟**  
導其誠

**折枝舐痔**

**金膏翠羽**

**將其意脂韋**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疽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繇王閩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寶幣帛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詞曰如脂如膏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故輪

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將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銑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篋筭以裏魚肉也張張安世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善曰禮記曰苞苴篋筭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裏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谷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也

凡斯五交義同賈古鬻故相譚譬之於闔

閭林回諭之於甘醴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鬻賣也譚拾子曰人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

以市喻夫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其勢然也闔閭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醴且故速壞也今言桓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誤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眾周禮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

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

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

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

泰循環翻覆若波瀾濟曰遞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覆迭疾若波瀾相從也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筮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此則徇善本作利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

未斷焉可知也善本作矣字良曰徇求也言求利情同譚詐則異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先傳所以為凶隙於末也善曰言貪利情同譚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

文選卷之五十五

至丞相與博有隙也而程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

之晚善本有乎字翰曰規規小貌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其

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復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

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

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善本無因此五交是

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銑曰殄絕釁罪也言隨勢

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同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

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辯白黑人民

莫知辯也與難固易攜誰訟所聚二釁也向曰攜離訟

禽獸相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陷饕餮貞介所著三釁也濟曰陷沒也

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櫛雅楚

朱穆昌言而示絕有言哉有言哉良曰梗病尤過也王丹子有同門生

喪親白丹將慰之丹怒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櫛楚杖也昌當也言

也美哉美丹穆之情用遠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速召也有梁之初

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敘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

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

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

焉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拍也楚荆也夏與櫛古今

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言哉言乎近世有樂安任

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翰曰樂安郡名髦

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善曰漢書上

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

官之長皆名譽也善本俊邁聯

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銑曰適美也麗藻喻

文章之美也方竝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

與許邵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安

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

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服子之弟

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俊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



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

翰曰締結也縹緲親密貌言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慕莊周惠子羊

角哀佐伯桃之美業也徽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為死友同之於楚路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餓死於樹中矣善曰過秦論

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縹緲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詞曰日聞赤松之清塵列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

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

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

懸門罕漬酒之彥培矣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銑

瞑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安葬於揚州揚州則梁之洛陽也總素罕希也宿草塵根也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絲漬酒

中常赴弔萬里至家乃以水漬懸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去不見喪主彥美士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絕動輪之賓謂墓無車馬

之謁也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真目東粵楚詞曰歸骸售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

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曰徐釋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死喪赴弔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絲漬酒日中曝

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漚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醴酒畢留謁去不見喪主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 貌

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嶺之

地 向曰藜小貌諸孤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鄣嶺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

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

之南者蓋言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

流離之甚也

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

濟曰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

邱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衛右宰穀目止而賜之醕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而退後衛亂穀曰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

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到洽兄弟平生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

立之仁邱氏分宅之德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

悠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

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

十解昂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向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轂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轂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

嗚呼世路嶮巖許一至於此太行

孟門豈曰嶮絕良曰嗚呼歎辭嶮巖薄也言到治一何至此嶮薄也太行孟門二山名嶮絕危斷貌言此

二山不足此此人之懷抱也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巖王逸曰嶮巖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

裂裳裹足弃之長為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秀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翰

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驚走也言裂裳裹足弃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皦皦潔白貌秀濁吟別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洽者信可恥畏也善曰耿介之士峻白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曹植應詔詩曰彌節長騫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今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汗楚詞曰吸精氣而吐秀獨兮說文曰秀亦氛字

演連珠善曰傳立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銑曰連珠者假託眾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焉漢

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儀以廣之演引也

### 劉孝標注

目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冲虛也曰君德星臣德日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



亦猶君目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虛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 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 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 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 濟工記注曰播散也 五行水火金木土錯雜也違錯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錯以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 劉曰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 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

**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離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居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劉曰三才理通極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 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徵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

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

**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鍾曰權秤曰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則困用廣能寡則凶所秤之物重於鍾衡必折所鑒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也 劉曰夫錙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衡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 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 故明主程才以

**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銑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

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切濫也 劉曰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 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佐於昊倉

善本作蒼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立

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昊天也

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 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貫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

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

敢及天基命定命

巨聞世之所遺未為非賢主之所珍不必適治

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

鳳舉之使

濟曰此章明昏主棄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

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

雞神於蜀是也 善曰言末代闇主崇神奔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

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施

善本作放字

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

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敝

善本作弊字

政五侯竝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

天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鳳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夷謂積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

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祚中缺蓋由是也 劉曰寵

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季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

夷惠無仲丘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廣雅

三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

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

庶賁於心 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曰也覲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

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  
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匱乏也 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  
同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  
而百籟含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  
是以巢箕之叟不眎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

傳巖之夢 銑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  
則無不至矣頓致網網也巢箕父也箕山名野顛也

幣帛也洗渭或去許由洗耳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傳氏之巖見夢  
於高宗高宗徵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亦由  
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 劉曰古之隱人結策  
以居或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  
孰是又傳說築於傳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真心長往故無夢之  
符 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去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  
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  
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  
不洗耳後世有何微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  
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  
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引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

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貴由曰沒何不隱  
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慙  
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  
為堯所讓也以爲汗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  
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  
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  
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  
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  
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  
陸旣以巢箕爲許由洗耳爲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鑿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  
也有畔而眡 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  
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  
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向曰此章明聖人

以威儀也鑿鏡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失  
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  
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 劉曰鏡質薄而能  
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爲樂

不假鍾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 善曰廣雅曰  
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  
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王帛云平哉樂云樂云鍾鼓云平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

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景 善本作影字 乘馬班如

不輟太山之陰 濟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也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太山

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  
荒媼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 劉曰美女之  
影不感荒媼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 善  
曰治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媼可說於心而不  
若醜妻陋妾而可銜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槃桓不  
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畧影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

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

所思 長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  
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

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  
由明王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 劉曰  
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  
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 無繞梁以盡  
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 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  
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以效  
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  
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繞梁已見張景士命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

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也飈急風也曜夜之目謂能  
夜視也倒日迴日也賢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飈之融者  
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  
用情與太平之世同也 劉曰鶯鶯能飛不假風力鳴鶯夜見豈藉  
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 善曰莊子曰  
鶯鶯於高掄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鳴鶯夜撮蚤察毫末晝  
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  
曰鳴鶯謂之老菟鶯音休蚤音瓜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

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

先茅之曰銑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

巨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

退彌子瑕之諂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

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謀也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

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

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

劉曰夫黜尸以明誅觸車以進賢並發

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

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

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

伯玉不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

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

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栢子狄且于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

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

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

對曰巨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且之罪也乃

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玉

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

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

賞胥目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目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即璞蒙垢不能吐曜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象俊乂之臣屢抱  
後時之悲向曰此章明讒臣在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  
也利眼日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  
比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之也夫  
雲翳於日則不能照垢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  
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後失也  
善曰言讒人在朝  
君日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  
即玉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  
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  
以行譴人于尸子曰鄭  
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主善本作於

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彰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  
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  
善曰香以燭  
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  
上林賦曰酷烈芬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  
是以三晉之彊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

揚門之哭

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觴之昭

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後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三分晉國故云三晉也晉人規宋反報晉侯曰宋楊門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規哉言此二人脩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楊門雖三晉之彊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劉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效於斯者也善曰齊堂之俎已見張景陽雜詩禮記曰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曰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  
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諸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劉曰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豈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日勿流乘風載響則音徽  
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流滂榮名緣時而顯

銑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音必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彰劉曰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

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

之機

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盛受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劉曰此言

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鑕燧吐火以續暘谷善本作湯谷之晷揮翽生風

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

助洪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鑕火木也暘谷曰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言鑕燧取火

揮翽生風亦能續日晷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

大業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鑕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徙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温秋霜宵墜芝蕙被

其涼是以善本作故字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惡草墜落也芝蕙香草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燠聖主理人

不以貴賤而殊威德也肅嚴普徧洪大也善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去桑亦不茹剛亦不吐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煦

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慣善本作貫字道繫於神人亡

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

而無伶倫之察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

者鼓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

不乏其妙瞽史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

繫神難成也人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劉曰此言事在外則易

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

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

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

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

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齋謂以明水滌梁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向曰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評言釋解也南荆南楚也寡和之歌謂幽蘭白雪也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往說而請之野人不聽鄙人馬圍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邪野人大心悅解而還之言楚人其唱雅曲凡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適時也 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共義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合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後注同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芒刀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濟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結也薰煙微驗

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 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 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良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闇潛形以智隱詐也匿藏也重光日也貞正昭明忒差也夫人藏形於闇自以為密日發光藻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垂正觀而明之然日非尋捕聖非探賾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 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託闇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曰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立賦曰朝貞觀而文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



是以四族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

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王聖明

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也二臣謂費無極鄢將帥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目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劬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臣也 劉曰凶邪亂正亦言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治也 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劬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帥也巳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

所傾非假北善本作百字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

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銑曰

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慕古人也北里樂名操曲婉順變好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里之曲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 劉曰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 善曰楊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

蒙不繫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

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奪童昏之心德表善本

有生民倫善本無倫字不能救棲遑之辱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敝不可

以力移也勗勉睿明也童昏癡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敝之時非克己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免已之辱也 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勗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詰治之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昭

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

善本作照字而謬濟曰此章明人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者天道有定晷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相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 劉曰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晷景

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  
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歧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  
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  
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目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

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

則立質不能共其休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  
以殊能兼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塞

隔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  
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劉曰耳之與  
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  
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  
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目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

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

故陵善本作  
凌字霄之節厲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  
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

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  
影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違故執操也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  
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列士貞女弃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  
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  
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目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

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

士忘相撥之君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  
天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鈞天為設廣樂也

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人也黎衆也時雍太  
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桓撥謂房湯也天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  
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被子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  
漢朝之士不思躬德也劉曰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  
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  
其樂矣豈復思時雍相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  
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鯢化為鵬怒而飛翼若  
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  
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  
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其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

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其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

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也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  
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指撥謂  
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  
密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巨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同矇蘇荀收察懸景

東秀則夜光與珷珉善本作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

俱困功偶時而竝劭向曰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

為君也離朱明目人喻賢也矇矇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珷珉石名喻愚也換易也困遲也夫日闇則明目與盲瞽同為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珷珉咸歸匿耀亦猶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劭繼也劉曰運若時來則賢名易與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去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矇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武夫已見上文

巨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

是以寸管下僚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

日月不能以形逃齊曰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

僚向也謂插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誑日月不能逃而况人情能逃匿乎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至夏立文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墮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椽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立禮記注曰僚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

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

不覲萬殊之妙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

以挾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亦猶鏡也劉曰常音謂君臣官商

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則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抄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祝圉善本作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鼓鞀鼓踈擊

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

其會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弃也祝圉止樂之物鞀小鼓也夫祝圉鞀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

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之士以審要會也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特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奠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常善本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

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銑

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存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善曰言為政

之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

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

銜燭之龍向曰此章明物各得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厭飽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俎登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劉

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之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閭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

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翰曰此章明人性隨化遷易聖人為

理不可不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也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隊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

明

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

良曰震風大風也洞疾夏大傾側也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瞶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

大木飛大屋唯我也何則牽乎動則靜疑也翰曰疑止也舟牽水是動

劉曰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疑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疑止也自定之貌係

乎靜則動貞銑曰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動正也善曰

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是以淫風

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

之情向曰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廉潔之上也言人

則傾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潔也劉

曰此謂物無常性唯化所珍故水本蕩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

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

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

也悔當為誨曾參史史魚並已見上文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

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棄也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

走王忘其跣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

貧豈無一屨哉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

者孔子游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

對曰向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亡著簪有何悲也

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言人達時所用或有可棄貧賤

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流慟蓋欲激厲澆俗也善曰

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

流慟誚輕薄之類風後注同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善本作弗字應感以其方雖微

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

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

物者力約而功峻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飈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

明

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闇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劉曰商風漂蕩本無與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 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

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

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

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墮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 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弃性遂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 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弃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術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

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

含響即笛踈而吐音 銑曰此草明聖人不任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網也大鼓曰賁

即明踈通也夫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外於雲則為繳沈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 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滂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 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鼓貫與鼓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

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 善本作貴字

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

列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友比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汚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 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借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弃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

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劊其  
侯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益身故也  
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  
川自投謂此人無擇也已見和温薦譙元彦表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  
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書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媚察火於  
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  
也 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弃末也 善曰  
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

應立是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

五絃

齊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用玄遠蹟深  
該備也夫事有變矣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  
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衆聲 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  
六爻絃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 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  
蹟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  
見上文善本此一段在圖形於影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

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

難察

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  
晷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知神機  
至近非能理契者察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劉  
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  
即藏於器也 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  
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  
能見淺深非目不  
明也其勢難覩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索

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

櫓

善本  
作鹵  
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  
也櫓大楫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  
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迴魯連之志周  
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

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

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是不足也

巨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索不

能滂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

不凋寒木之心

濟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鶴霜雪不能凋松柏也滂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向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滂也善曰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滂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解幪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幪莫經切幪莫公切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五



戊申三月十六日李宗澄模宗本雕



